

李发模诗文全集

第一卷 (1978—1998)

文集

■ 李发模 著



李发模诗文全集

文集

第一卷 (1978—1998)

李发模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发模诗文全集. 文集. 第1卷, 1978~1998 / 李发模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08-3778-4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3782 号

目 录

散文集 坦荡人生 (1978—1995)

- 2 脂香泪的惋惜
- 4 从“一”而始
- 5 人生三谈
- 9 从人与十二生肖说起
- 11 悟空·千里马及人
- 13 憬悟 (二则)
- 15 问秋的土地
- 18 举重若轻《想敲门》
- 20 聂鑫森忆趣
- 23 石定漫笔
- 26 咦呀，高洪波
- 29 蜕变中的毕四海
- 32 如谷似土般吸纳
- 41 话说刘耀仑
- 43 论哭
- 45 故乡的歌
- 47 粗乎？初耶！
- 50 走出抽象而空幻之网

53	人生四季（四则）
54	人的提问（七则）
57	漫话先荣
61	佩服你的傻劲
63	崔苒扬其人
64	以自己的方式感动世界
66	清雅而温婉的寂寞
68	高洁而孤独的灵魂
69	朝阳丹与野桥肝病散
72	随遇笔谈（二十二则）
93	生活偶拾（二十二则）
102	五官图
104	道说
105	知识·读书·行路
106	野心·雄心·智多星
108	神聊
109	三尿
111	更替
112	舍不得丢开
114	心境
115	上帝与猪
117	轻佻男女话异性
120	挡不住的诱惑
121	拜访春神
122	友人H印象记
124	他
126	独特是一种优势
128	情深诗意浓
130	一个“真”字炼就的情
132	一尊以痛苦凝成的夸父
135	佩剑仗义于人世的诗人
136	地下室邻居

- 138 品读阿尘
- 140 为文与为人
- 142 话说领导
- 144 开口就是错
- 148 读人与画
- 150 习诗笔记
- 153 婚姻与人的情感
- 157 谈我

附：

- 161 天然去雕饰，质朴韵清新
- 164 心灵深处的时代呼声
- 168 诗的理想
- 172 粉碎·重塑·困惑
- 181 爱的倾诉
- 182 我读《偷来的正午》
- 184 真诚执著的追求
- 191 把心交给海上浪蝶吧
- 192 诗酒文化的歌者
- 194 深沉·犀利·警醒
- 196 不定的感觉，人生的意蕴
- 198 新诗“格律化”的佳作
- 199 序诗集《散淡之吟》
- 202 年轻时，我们这样走过
- 205 发模这人

散文集 道尽又如何（1996—1998）

- 210 临窗旭日
- 211 吃我

- 213 说“偷闲”与“偷懒”
214 门的联想
217 怕人
220 何不长寿长乐
222 锤子·剪刀·布（六则）
229 道尽又如何（四十二则）
248 世事静观（二十则）
264 魂游（五则）
267 把眼睛捧给你（三则）
268 自留心田栽闲花（十九则）
280 钱这东西（四则）
282 人生絮语（三十四则）
292 小语偶拾（七则）
295 只当没说（六则）

附

- 305 诗情·哲理

散文集 坦荡人生（1978—1995）

脂香泪的惋惜

1

依然是那个座位，依然是那个窗口。手伸出窗外，不想捕捉万紫千红的春意，只想抓住去岁今日的离别，没有泪，唯有惋惜。

去年的日子从车窗外滑去，温馨远去……

窗外的绿树悄然向后退移，收回的手却战栗。我不知道，是风在哭泣，还是我的心在悲啼。临座，一对情侣在讲“人面桃花”的故事，淡淡又勾起我悠悠的心绪，我不知我旅行的目的，不知去年今日我留给他的微笑是回忆还是叹息。

2

不管时光的源头流逝得多么缓慢，但那日那夜，总那么清晰。

那夜……以羞涩凝成浓重的雨云，带香脂的泪，更令他激情。为此，他献出积蓄已久的亢奋、真诚。等待太久的坚贞一经磨砺，便是风，是风中的红杏。之后总为那说不清的理由，为他温顺，为他尽责任。

明知此去是高山峻岭，是一生难于平坦的艰辛，难舍难割仍是粉红的追寻。

星月隐去，窗格上仍是昨夜温馨。

3

在白天保持着微弱的冷静，入夜，渴盼又瘦骨嶙峋，一丝丝怨愤升起，压抑，一夜间便长出满枕泪痕。

忘不了倚在他肩上呼吸的那个五月，他的手在我额上歇息的那一次次颤抖，忘不了他敲门的暗号，迎他进屋，他向我献出双臂，我小鹿般在他怀里蹦蹿……而今他去了，我走了，我们都来穿过一道温厚而冰冷的墙垣。

不是我不能支配我，你不能支配你，不能不顺从的是那饱经风霜的古训。都说世间少有恰好的圆满，并非人人都能选择自主的感情。

不说也罢。

等世界累了，太阳累了，我也累了，再不甘心地躺下，躺进那只敢默默摇头却不敢吭声的那桩婚姻。

4

你太阳般的眸子，曾是那么大胆，那么真挚，那么滚烫地对我注视。而今我能读到的是那星空，以心的手指读着隐去了凝视的那份表情。

我想要坚持那冒风险的目的，就要肩负不容宽恕的行动；我要胆怯而远离而去，又得忍受终生疼痛的相思；走一条中间的路，又必须接受栅栏卡挤的夹缝，突进有阻塞，后退有险峻，啊地球，你能否停一停，让我中途下车，独自步行。

该是他的妻子，他的乐园，园林里本该播下他的种子，可是……

5

我曾有梦，梦他温柔地抚我隆起的腹部，他深沉而甜蜜，胆战而幸福。他用神秘的耳朵倾听胎音，我怕他听出惊恐，仿佛一群惊吓的鸟儿就要被逮住。我与他的对视，优柔而炫目。

逃避他吻我的嘴唇；颤抖的后怕在上升……

醒来，知是一场梦，那梦好铭心刻骨。

在人间，延续于万千人的谈吐，震撼着人们的耳朵，尔后又转弯抹角衍生许多咬耳朵的嘴唇。于是，一些粉红的隐秘乘意会的翅羽飞舞起来，飞成耸人听闻……仿佛情侣们的叹息会加重人们的负荷，仿佛爱的泪水会使他们什么受损，为了窥测他人腰下的动静，不惜趴下人格，狗一样搜寻。

似乎有贼眼在卧室帘后进行一番搜查，唾液曾毒化过许多爱的至真。

是的，我曾想过，我怕谁？我也是人！可是……

人们啊，如果是精力过剩，就该抡起杠杆撬动这个沉重的世界；就该把窥测他人隐私的两眼移向书行或科技论文。悲哀啊，人都一次次落入捕风捉影的恶习，愚蠢地耗费生命。

我走了。也许，在我和他挣扎过的这地方，另一代人将站起，扑过肩头的风，再也吹不熄闪烁的星群。

从“一”而始

有一个字谜：“不在上，不在下；天没它大，人有它大。”是什么字？年少时，我曾被一老先生考过。之后，又是这位老先生拖长声调唱曰：“上，不在上；下，不在下；是在其中也。”这又是什么字？老先生更神秘莫测道：“为让尔等捉住此字谜之妙处，且让老夫提示你们。此字倘若躺下，乃‘不尽长江滚滚来’；站起呢，便‘无边落木潇潇下’。”我等仍不得其要领，老先生又补充说，该字说得文采一些，就是“春雨绵绵夫不归”，“春”无太阳；“春”字没有了“日”字；“夫不归”便只剩一个什么字？

莫非是“一”字，我连猜带估，老先生笑而点头。接着他又说：“‘一’，起始也，基石也。‘一’发育万物，聚而峻极于天。小小‘一’字，攸攸大哉！‘1’站起，上顺天时自然的法则；‘一’躺下，合水土滋生之本性。一而再，再而三，始而不息，不息则久，久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正是‘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后来我才知道，老学究是以字谜“一”而峰回路转到《中庸》之道来启发我。他有旧学功底，又桀骜不驯，造反派对恨得咬牙切齿，口口声

声说他很“反动”。恰逢那个“十年”，我中学毕业回乡，也许是因为我的忠厚好学，才使得他壮着胆子转弯抹角通过字谜对我格外卖力“培养”。他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即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为人之道，也一而无穷。即一点一点光亮的积蓄，成无穷之天；一撮一撮泥土的积累，成博厚之地；一滴一滴流水之积汇，成淼淼之海。愚公愚而好‘一’始，能挖太行、王屋二山；韩信贱而好‘一’专，自然定成大器。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并不知他的良苦用心。”

“十年”之后，有幸在京读了几年书，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学识的浇灌，终使笨人也明白了一点事理。再回想老先生所出的字谜和他拖长声调的高论，深感妙而精深，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不乏精髓，虽说存在时代局限性，但至今仍能启迪我们。

想起贱内讲的一个笑话，当代某些找过大钱的年轻人说：“听说老子有点学问，但他自称‘老子’，太不谦虚；据说孙子著过一本兵书，还传到国外，但他谦称自己为‘孙子’，太丢中国人的脸了。就说孔子吧，听说他很温良恭俭让，且不说他没竞争意识，就算他有点学问，他也只能称孔‘老二’，而不敢称‘老大’。”这虽说是笑话，但我们笑过之后是否有泪有痛有苦。他们哪里知道，今人虽然手执“大哥大”，腰有“BP机”，但比起先贤的睿智与深刻，我们是不是矮了一大截？如果我们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既不鸡肉鸡毛一锅炒，也不鸡肠鸡屎一口吞，那么，一些人就不致于患“精神贫困症”了。是的，“一”与“人”字人人认得，而“一”与“人”的内涵呢？我们是否该从脚下的第一步起始，从身边世界中的“一”而起始呢？

人生三谈

“为何要做人？”我们似乎听到一种力的回声。“不！我是人！我要

站起来，站成‘人’。”人生的要义究竟是什么？

1. 人与生

“人”由一撇一捺组成。长的一撇代表男人，短的一捺是依偎在男人胸脯上的女人，只有男人和女人才能组织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生。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女人——男人的一半。

而“人”的站立，则是人与人的相互支撑，合作，恰如这一撇一捺。

二人平行为“从”，即可从事一项事业，从此岸到彼岸，从低到高，从浅到深，由黑暗到光明。而二人相掣肘，就像“天堂和地狱”，所谓天堂和地狱的分界，其实质是否有光明与温暖。

三人为“众”。“众”代表集体，代表一种扭结在一起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正是此理。

“生”，是一个“人”和“土”组织。“土”字上端的那一竖，从“人”字的一撇，即女人的腰部穿过。证明“土地养育万物”、“女人养育人类”，便生生不息。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土，而“土”和“也”组织的“地”字，象征女人的生殖器。在母系社会，女人的生殖器是神圣的象征。“土”配以“也”，成为生长万物的“大地”，当然很神圣。

由此，“生”是神圣的。由“生”，而生出的“生育”、“生机”、“生计”、“生命”、“生物”、“生财”、“生产”、“生动”、“生活”等，亦衍生出“生财有道”、“满壁生辉”、“生机勃勃”。

“人”和“生”又组织一个名词“人生”。人生既是人的生命过程——生老病死；人生又是人的奋斗历程——拼搏磨炼。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乐在相知音”等，有关人生的七情六欲，恩恩怨怨，人生的乐趣，人生的辉煌，实在是内涵丰富，多姿多彩。

2. 人生三天

人一辈子活了多少天？三天。即昨天，今天，明天。

昨天怎样？今天如何？明天咋办？

每个人都拥有他的“昨天”，或“春风得意”；或“坎坎坷坷”；或……

每个人都正值他的今天，或正值“春的妙龄”；“夏的壮实”；“秋的成熟”；甚而“冬的霜雪”……只有抓住今天，你才能抓住明天；只有充实和壮阔今天，你的明天才会硕果累累。

每个人都会走入他的“明天”，或许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或许是“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或许……

昨天是下种，今天是结实，明天是收获。

荒废了昨天，但勤奋耕耘今天，明天依然丰收在望。

对于强者，三天均应经受炼狱里冶炼；苦海里浸泡；情焰里烘烤。

昨日的炼狱炼成今日的铮铮铁骨。

今日的苦海扬起明日的希望风帆。

炽热的情焰“冷处理”酿成生活的甘甜。

正如流行歌曲所唱：“每一次微笑都是新感觉 / 每一回流泪都是头一遭”。昨天、今天、明天都是“胸口的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然而，迎来的是柳暗花明。

人生亦如烤酒，世事是蒸锅，情焰是炉火，天地是作坊，三蒸、三泡、三烤，三三归九，九九归一；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如此，则浓郁馨香，回味悠长。

3. 人生三声

人生一共说了多少话？唱过多少歌？感叹过多少回？惊叫过多少次？

其实，人一生只有三声最动听。

第一声，出生于娘胎时“哇”的一声。这一声不仅宣告作为“人”来到了人世，而且标志着踏上了人生的征途，从学步，到闯世界，事事有成功与失败，……处处有艰险，就像一江激流，或遇断崖而成瀑布，或因破峡而瘦窄成湍急之浪。

显然，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理想和追求，于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难免经受求索之苦。人立于时空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怆然而涕下”，又要饱经沧桑之苦。苦处还多哩！人类正是在艰苦奋斗中改造客观世界，如坎坎伐木而做桌做椅修房造屋；如叮当凿岩而筑路、架桥等等。此外，人类还得“白手起家”创造精神世界。如果说创造物质世界不容易，难于满足人类的需求；那么，创造精神世界更艰难，更难于满足人类的欲望。

在这与人生俱来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肩负着创造精神文明的重任，第一声怎不神圣而动听？

第二声，是初识世界时“啊”的一声。“啊”是“发现”、“惊骇”、“感叹”。

比如你第一次身临黄果树大瀑布：“啊！好壮观！”再如你第一次登泰山看日出：“啊！好辉煌！”假若你第一次猛见毒蛇拦路；第一回遇见老虎吃人；第一次恋上窈窕淑女；……

人对任何事物的发现，都会“啊”的一声。这一声直把人的童年喊到青年；把青年喊进壮年；再把壮年呼进暮年。

“啊”是好奇，是创造，是喜新厌旧。

人类便于这“啊”声中去恨、去爱，去勇敢地生存、生活，进入生命意识的创造。

在“啊”声中挺进的人类，才从猿而至人，才从原始人到古人到今人到有质量的人。

第三声，是临死前“唉”的一声。

你的一生，是感叹“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吗？

或者悲愤“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吗？

是怨艾“人生如梦”？是《红楼梦》中“好了歌”所唱“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吗？

这一“唉”声，是嘶哑的，毫无悦耳可言。你的一生，如果是不追名逐利，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默默无闻地忠诚于事业，尽管两袖清风，囊中空空，然而——“空山鸟语”，空得有韵味。

“空灵飘逸”，空得有禅意。

“空杯留香”，空得有实质。

“空茫世事”，空得有意义。

博大，往往蕴含于空寂与缄默之中。“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真正为社会多作贡献，即使名不见经传，和刚敷温饱，这种“唉”声，也如“于无声处听惊雷”，融入永恒的宇宙、时空。

从人与十二生肖说起

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一直不懈地做一项工作，就是把十二生肖变成人。这些年来，我们刚刚快是人之时，一些人很快便将自己变成了十二生肖。

都说现代科技使这个时代日新月异，不假；又说钱权使人们的心态钢筋铁骨，更不假。

有一则故事：说有四个旅人赶路，遇雨，进一古庙，因浑身被雨湿透，冷得发抖。其中三人提议，劈庙里的神像烤火。其中一人认为不可，因为神毕竟是神，真的烧了，还真怕神找人的肚子疼。于是，四人相互依偎御寒而眠。梦中，神对其中一人说，你们四个，只有你才是人，其余三人都是魔和兽所变，让我们和你一起把他们除掉。那人醒来，唤醒三人提议要烧神像的同伴，如此这般将梦中的神谕复述一遍。于是，四人同心劈神像烧火取暖，免得神再害人。不仅害人，还强加给人以魔与兽的罪名。

神被架在火上烧时，才大呼上当，不该太相信人。

还有一个故事，传说《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他们的前世是魔，被关在一铁笼里。不知何故，笼中的一百零八个魔挣脱笼子，转世为人。他们聚于梁山泊造反，尽管均是一心打抱不平、除恶扶正的好汉，最终不仅难成正果还反被惩罚。据说后来的“血统论”便源于此。

再有一则是佛家阐述人生的故事。说有一个人被一只老虎追逼上山顶，临万丈绝壁。那人顾不得许多，便攀藤往下，刚至半崖，往下一看，又有一只老虎在岩脚向他张开血盆大口。再看他攀援的那根岩豆藤，在悬崖上端已被蚂蚁咬噬得快断了。该怎么办？惊悸之余，忽见半崖处有一丛红红的野果，那人摘野果充饥，吃得津津有味，居然忘了岩上岩脚的老虎和吊他的山藤要断。佛家说，这就是人生。

在北京，我有一次搭“面的”去出席一个文学研讨会议。驾驶员说，人生是什么呢？小的时候是小猫小狗，快成人之时，父母望子成龙，其实有的已成蛇钻草或像猴一样讨人喜欢，待你到了中年，便是牛和马。为了养家糊口或名名利利，有时还是虎是狼是猪。在文学研讨会上，我讲起“面的”驾驶员的这段话，各位文朋诗友都感慨不已。于是，我想起了一个老尼姑的一段话，她说，人一生只有三声最动听。第一声是刚出娘胎时，他哭哇哭哇，其实是在喊“苦哇！苦哇！”为什么？因为变人太难。第二声是遇到惊喜或恐惧之时，总要“啊”的一声，这一声是在成人的过程中的磨难和发现，是创造性的爆发或对邪恶的恐惧。第三声是人死入棺时，盖棺材盖子时那“嘭”的一声，最终进入永恒的空茫。

既然人生如此，按理说，人们该活得和睦一些，圆融一些，活得像家人一些。但是人啊，一涉及名和利，就相互撕咬得不是个人。

与友人聊天，大家都有一共识，人的生命过程就像峡谷中的一江激流，两岸绝壁，一边是生，一边是死。人一生被夹于生与死的峡谷之间，淙淙成溪泉也罢，轰轰成瀑布也罢，人不知自己生前是什么，更不知死后是什么。人已经活得够无奈了，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彼此设绝壁、暗礁、陷阱，害得同类们好苦，甚而自己也不得善终。更为可怕的是，一些人总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有一点知识或因某种机遇而有某种光环之时，一是以为